



— 迈向冰封王座 —

阿尔萨斯

CHRISTIE GOLDEN (美) 克里斯蒂·高登 / 著 李镭 / 译



ARTHAS

RISE OF THE LICH K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迈向冰封王座·——

阿尔萨斯

(美)克里斯蒂·高登 / 著 李镭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201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rthas: Rise of the Lich King, Diablo, StarCraft, Warcraft, World of Warcraft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Inc.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迈向冰封王座: 阿尔萨斯 / (美) 高登著; 李锴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133-1461-9

I. ①迈… II. ①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1112 号



幻象文库

迈向冰封王座: 阿尔萨斯

[美] 克里斯蒂·高登 著 李锴 译

策划编辑: 贾骥 陈曦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钱坤一 哈默尔 略准

美术编辑: 九一

插画作者: 格伦·拉内

作者照片: 迈克尔·P. 乔治斯

责任印制: 韦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

字数: 211千字

版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461-9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章：梦

凄厉的风声，如同孩童痛苦的嚎啼。铲齿鹿拥挤在一起，彼此寻求着温暖，依靠浓厚重的皮毛抵挡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冰寒风暴。成年铲齿鹿臀部向外组成了一个环，将幼崽围绕在中间。它们全都低垂着生有巨大鹿角的头，口唇几乎要碰到被积雪覆盖的大地，双眼紧闭，以免冻风伤害眼睛。它们嘴边挂着一层层呼出的水汽凝结成的冰霜。就这样，这些生物屹立在风雪中，忍耐着。

……在各自的巢穴中，相濡以沫的狼和孤身沉眠的熊也在等待着风暴过去。只要寒风还在吹号，大雪依旧灼目，无论怎样的饥饿都无法驱使它们离开自己的巢穴。

* * *

来自冻海的呼啸狂风狠狠地扑向卡玛古村，撕扯着巨型海兽骨架上蒙着的兽皮。在这个地方居住了无数个岁月的海象人很清楚这种冰雪风暴的恐怖，他们的房屋都很牢固，但依然会在肆虐的风暴之中遭到损坏。所以当风暴来袭的时候，他们就会聚居在地下深处的大避难所中，系紧出口处的皮帘帐，点起冒着烟的油灯。只要风暴一过去，他们就必须马上修理或更换渔网和捕兽陷阱。

长者阿图伊克在凝固的寂静中等待着。在过去七年中，他经历过许多场这样的风暴。他的生命已经绵延了许多个冬季。他獠牙的长度和泛黄的色泽，还有他的褐色皮肤上堆垒的皱纹全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最近七年中的这些风暴绝不是自然现象。他向那些年轻人看了一眼，他们都在打着哆嗦。海象人完全可以承受冬季的严寒，让他们颤抖的不是寒冷，而是恐惧。

“他做梦了。”一个年轻人喃喃地说道。他的胡须向上翘起，一双眼睛光芒闪烁。

“安静。”阿图伊克沉声喝道，严厉的语气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而那个孩子显然被吓坏了，他立刻闭紧了嘴巴。位于地下的大洞中，再一次只剩下风雪那令人胆寒的哀泣声。

* * *

深沉浑厚的声音如同烟雾般袅袅升起，其中没有言辞，但充满了意蕴。那是一首由十余种音律交织而成的圣歌。鼓声、响板声

和骨头交击的声音为这种无词的呼啸提供了激荡人心的伴奏节拍。最猛烈的怒风被牦牛人村庄的环形立柱和立柱上的蒙皮所阻挡，不得不偏转方向。带有月牙状线条的巨大皮帐篷在强风中屹立不倒，仿佛是在向这片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荒芜大地发出挑战。

在古老仪式的深远歌声中，烈风的怒吼依然清晰可辨。仪式中的舞者是一个名叫凯米库的萨满。他踏错了一步，蹄子笨拙地撞击在地面上。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衡，继续着这场舞蹈。

集中精神，一切都在于集中精神。只有这样，萨满才能驾驭元素的力量，逼迫它们服从自己的意志。也只有这样，牦牛人一族才能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蛮大地上生存下去。

随着他的舞蹈，汗水浸透了他的皮毛，让他的体色更显深暗。为了凝聚精神，他紧闭起深褐色的大眼，在黑暗中用蹄子寻找着强有力的节拍，然后猛地仰起头，将一双短角刺向空中，尾巴开始剧烈地颤动。同伴们在他身边与他共同起舞，他们的身体喷薄着热气，就像在帐篷中央跃动不止的明亮火焰。尽管寒风和雪花不断从帐篷中央的通风口倾泻下来，但整个大帐在火焰的烘烤下，依旧充满了融融暖意。

他们全都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无法像控制自然界的气候一样控制这种风雪。不，这些风雪是那个人的杰作，但他们还可以舞蹈、飧宴、欢笑，向那个人侵袭整个世界的力量发出挑战。他们是牦牛人，他们坚不可摧。

* * *

外面的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白色、蓝色和狂暴的风雪，但大厅里依旧温暖而宁静。高度足以让一个人走进的大壁炉中堆满了粗大的圆木。哗啵作响的炉火声几乎是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在装饰华丽的壁炉架上，雕刻着各种幻想中的奇禽异兽。巨大的铲齿鹿角也成了这里的装饰品。栩栩如生的龙头雕塑上插着明亮的火把。粗大的梁柱支撑着这座足以容纳数十人的盛宴厅堂。温暖的橘黄色火光赶走了藏匿在角落中的阴影。冰冷的石板地面上铺着厚实的北极熊、铲齿鹿和其他大型兽类的毛皮。

一张沉重的雕花长桌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地方，就算是有三十多个人围坐在它旁边，也不会觉得拥挤。而现在，桌边只坐着三个人：一名男性人类、一名兽人，还有一个男孩。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那个男人明白这一点。他坐在桌子的主位上，稍稍高于另外两个人。他身下是一把硕大无朋的雕花座椅，不过并不像是一副王座。他正在梦中，这个梦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座大厅、那些铲齿鹿头、那灿烂的炉火、那张桌子，还有他面前的兽人和男孩——他们都只是他的梦的一部分。

坐在他左侧的兽人年纪老迈，但依然孔武有力。橘红色的炉火和火把的光芒在他恐怖的脸上闪烁着——那是一张有着粗大下颌的兽人面孔，上面绘着一颗骷髅。这个兽人曾经是一位萨满，能够引导并操控强大的能量。即使是现在，只是在一个人的梦境中，他依旧让人望而生畏。

那个男孩则截然相反。他曾经是一个英俊的男孩，有着一双海

水般清澈的绿色大眼睛，以及清秀的五官和金色的头发。但那只是曾经。

现在，男孩病了。

他非常瘦弱，骨骼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刺穿他纤薄的皮肤。曾经明亮如星的眼睛神采不再。深陷的双颊只覆盖着一层几乎透明的皮肤，而这层皮肤上又布满了脓疱。每时每刻，这些脓疱都在溃烂，漾出绿色的脓汁。对他而言，呼吸也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急促而无力的喘息中，他的胸口仿佛在不住地微微抽搐。那个男人觉得，自己几乎能看到一颗早就应该停跳的心脏还在那个狭小的胸腔里吃力地搏动着，但那颗心脏毕竟还没有最终放弃。

“他还在这里。”兽人伸出一根指头，朝男孩的方向指了一下。

“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男人说道。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句话，男孩开始咳嗽起来。血和黏痰喷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一根细瘦的胳膊抹了一下苍白的嘴唇。那只有手臂上的袖子也在腐烂。他吸了一口气，开始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话，而这显然对他也是一种折磨。

“你还没有……打败他。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的愚蠢就像你的顽固一样不可救药。”兽人咆哮道，“这场战争早已分出胜负了。”

男人的双手紧紧攥住了椅子扶手。他在倾听他们两个人说话。在过去几年里，这个梦一直在不断地重复，而现在这个梦带给他的无聊感早已超过了乐趣。“我已经厌倦了这种争斗。让我们一劳永逸地结束它吧。”

兽人斜睨了男孩一眼。他那张绘着骷髅的脸上露出了可怕的笑容。男孩又开始咳嗽起来，但他并没有在兽人的注视下退缩。他缓慢却充满威严地站起身，一双已经出现牛奶状白翳的眼睛从兽人转向坐在首位的男人。

“是的。”兽人说道，“这已经毫无意义了。苏醒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醒来，并再一次进入这个世界。”他也转向了那个男人，眼睛里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光芒。“再次行走在你所选择的道路上。”

骷髅的图案仿佛离开了他的面孔，如同实体一般悬浮在兽人面前。整个大厅也随着这个图案的浮动而发生了变化。片刻之前还只是简单木雕的龙头火把基座，现在都开始产生水浪一般的波纹，活了过来。它们口中的火炬急速地闪动着，随着它们头颅的摆动，在大厅里洒下了舞动的奇异光影。强风在大厅外发出一阵阵尖啸，厅门猛地被打开，雪花在这三个人周围飞旋着。主位上的男人伸开双臂，让冻风如同斗篷一般将他包裹。兽人仰天大笑，飘浮在他面孔上方的骷髅也发出了狂乱而欢喜的号叫。

“让我展示给你看，你的命运全由我来决定。只有将他彻底消灭，你才能知道何为真正的力量。”

纤细而脆弱的男孩早已被凄冷的气流吹出座椅。现在，他努力撑起身子，全身颤抖着，呼吸短浅而急促。他挣扎着爬回椅子里，回头向那个男人射去一道目光——其中充满了希望、畏惧，还有怪异的决绝。

“还没有全输。”男孩悄声说道。尽管兽人和骷髅的笑声恍如雷鸣，尽管风声凄厉刺耳，那个男人却听到了他说出的每一个字。

第一部

黄金男孩



第一章

“稳住它的头，就是这样，小子！”

这匹母马正不断转动着眼珠，发出一声声长鸣。它的白色皮毛已经因为浸透汗水而变成了灰色。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唯一的儿子，洛丹伦王国未来的统治者一边牢牢地抓着母马的马嘴笼，一边不停地小声说着话，安慰这匹马。

母马猛地仰起头，差一点把这个九岁的男孩也甩起来。阿尔萨斯急忙说道：“喔，放松，好姑娘，不会有事的。不用担心，亮鬃。”

乔罗姆·巴尼尔打趣地咕哝了一声。“要是这么大一头马驹从你的肚子里冒出来，你也会这样的，小子。”

他的儿子佳力姆蹲在父亲和王子旁边，听到父亲的话立刻大笑

起来。阿尔萨斯也笑了，就算亮鬃温热濡湿的口沫掉在他裤子上，也没能让这笑声停下来。

“再加把劲，好姑娘。”巴尼尔一边说着，一边缓步从亮鬃身边走过，来到那匹马驹面前。现在，这匹被包裹在亮晶晶的胎衣里面的马驹，已经有两只蹄子踏到这个世界上了。

阿尔萨斯其实并不应该在这里，但当不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会从王宫中溜出来，跑到巴尼尔农场，和自己的朋友佳力姆一同游戏，看一看远近闻名的巴尼尔的骏马。这两个少年都知道，无论一个养马人养育出的马匹多么受王室青睐，成为王室经常购买的坐骑，他的儿子也不可能与王子平起平坐，但他们都不在乎这种事。至少到现在为止，大人们还没有插手阻止他们的友谊，所以，巴尼尔农场成了阿尔萨斯最喜欢来的地方。他在这里和佳力姆用沙子堆城堡、打雪仗，玩卫兵和强盗的游戏，而乔罗姆也会让这两个孩子看到生命降临在这个世间的奇迹。

不过，阿尔萨斯觉得这种“奇迹”有一点让人不舒服。他原先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里会有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亮鬃喷着鼻息，再一次仰起了头，它用力蹬直了四条腿，随着一阵浆液泼溅到地面上的声音，它的孩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亮鬃沉重的头垂到了阿尔萨斯的大腿上。它闭起眼睛，就这样休息了一会儿，胸口和肋侧都在剧烈地起伏着。男孩微笑着，一边轻轻拍抚它湿漉漉的脖子，捋顺它浓密的鬃毛，一边看着佳力姆和他的父亲照料新出生的马驹。一年中的这个时候，马厩里寒意正浓。小马驹暖热潮湿的身体不停地冒着白色的蒸气，养马人

父子用一条毛巾和一堆干草为它擦去最后一点没有脱落的胎衣。阿尔萨斯感觉到了自己脸上漾起的笑容。

满身潮气的灰色马驹磕磕绊绊地伸展自己的四条细腿，用一双大眼睛观察周围，在昏暗的灯光下不住地眨眼。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很快就盯住了阿尔萨斯。你真美，阿尔萨斯心想。不知不觉间，他屏住了呼吸，意识到这个“生命的奇迹”真的很神奇。

亮鬃开始挣扎着迈开了自己的四条腿，阿尔萨斯急忙跳向一旁，背靠在马厩的木墙上，以免这匹高大的母马在转身时撞到自己。母亲和新生的孩子将头凑到一起，相互嗅着彼此。亮鬃轻轻咕哝着，用自己的长舌头为儿子清洁全身。

“呃，小子，你现在的样子可不怎么好看。”乔罗姆说道。

阿尔萨斯低头看了自己一眼，心立刻沉了下去。他全身都是稻草和马的唾液。王子耸耸肩，笑着说：“也许我应该在回王宫之前先到雪堆里去打个滚。”然后，他的神情变得正经了一些，“不必担心，我已经九岁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可以去我想去的……”

一阵慌乱的鸡叫声和一个男人洪亮的声音从马厩外传来。阿尔萨斯的脸立刻耷拉了下来。他挺起自己的小肩膀，用力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干草，但收效甚微。然后，他昂首挺胸地走出了马厩。

“乌瑟尔爵士。”他的口气仿佛是在说——我才是王子，你最好记住这一点，“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我希望你不要踩死他们的家禽。”

也不要踩坏他们的金鱼草苗床，他一边想，一边向远处那些

被大雪覆盖的一个个隆起的土堆瞥了一眼。再过几个月，美丽的花朵就会在那里绽放，那是薇拉·巴尼尔的骄傲与喜悦。阿尔萨斯听到乔罗姆和佳力姆也跟着他走出了马厩，不过他并没有回头，只是仰头看着面前这个高居在马背上，全副武装的骑士，禁不住欣赏起了他光芒闪烁的盔甲……

“盔甲！”阿尔萨斯不由得惊呼一声，“出什么事了？”

“我在路上再向您解释。”乌瑟尔严肃地说道，“随后我会派人回来取您的马，阿尔萨斯王子。铁蹄就算是背着我们两个，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俯下身，伸出一只大手握住了阿尔萨斯的手臂，一把将这个男孩拽到自己身前，仿佛阿尔萨斯根本没有一点重量。薇拉也从巴尼尔一家的住宅中走了出来，她显然也听到了战马全速奔来的声音。她一边向外走，一边用一条毛巾擦着双手，在她的鼻子上还留着一摊面粉。她用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丈夫，目光中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乌瑟尔则礼貌地向这位女士点了点头。

“给您造成的打扰，我以后再做赔偿，女士。”乌瑟尔说道。他用覆裹钢甲的手碰了一下额头，亲切地向巴尼尔一家敬了一个礼，然后猛踢铁蹄的肋下，这匹像主人一样全身披甲的骏马立刻扬起四蹄，绝尘而去。

乌瑟尔的手臂就像是一根钢柱，环绕在阿尔萨斯腰间。恐惧在男孩心中翻腾，但他努力将这种代表着懦弱的情绪压了下去，同时也用力推着乌瑟尔的胳膊。“我知道该怎么骑马。”暴躁的心情完全覆盖了他的忧虑，“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名信使从南海镇骑马赶来，做完报告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他带来了糟糕的消息：几天前，数百艘载满难民的小船从暴风城驶来，停靠在我国海岸边。”乌瑟尔说道。他并没有丝毫要移开手臂的样子。阿尔萨斯终于放弃了这种徒劳的挣扎，开始转过头，认真地倾听骑士的讲述。他瞪大了那双海水般清澈的绿眼睛，认真地瞧着乌瑟尔严肃的面孔。“暴风城被攻陷了。”

“什么？暴风城？它怎么会被攻陷？敌人是谁？这到底……”

“很快我们就会得到更详细的情报。瓦里安王子也在暴风城难民之中。他们的统帅则是暴风城的前冠军勇士安杜因·洛萨殿下。他和瓦里安王子，以及其他难民会在几天之内到达洛丹伦首都。洛萨已经向我们发出警讯，他会带来坏消息。当然，如果连暴风城都被摧毁了，那么无论他带来怎样的消息，都不会令人吃惊。我被派来找您，并立刻带您返回王宫。现在可不是您和平民儿童玩耍的时候。”

阿尔萨斯惊讶地转过身，再次望向前方。他的手紧紧抓住了铁蹄的鬃毛。暴风城！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关于那座传奇都市的传说早已灌满了他的耳朵。那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在山岳一般高大的城墙中，矗立着许多美丽的建筑。人们将它建造得格外坚固，让它能在猛烈的风暴吹袭中岿然不动——这也正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而现在，竟然连这样一座城市都失陷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够强大到攻破如此坚不可摧的城市？

“和他们一起逃过来的人有多少？”阿尔萨斯觉得自己的声

音有些太过高亢了。就算是响亮的马蹄声也仿佛被他的问话压了下去。

“不知道。能确定的就是数量并不少。信使说，所有逃过一劫的人都在那里了。”

逃过一劫？

“那瓦里安王子呢？”当然，他从小就听说过瓦里安王子的威名。那时他才刚刚知道所有邻国的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的名字。忽然间，他睁大了眼睛，乌瑟尔一直在说瓦里安，却绝口不提那位王子的父亲——国王莱恩……

“他很快就会是瓦里安国王了。莱恩国王已经在暴风城殉难。”

这个悲惨的消息狠狠地击中了阿尔萨斯。他仿佛突然看到了成千上万在转瞬间失去家园的可怜人。阿尔萨斯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他、他的姐姐佳莉娅、他的母亲丽安妮王后，当然，还有泰瑞纳斯国王。阿尔萨斯亲眼见过另外一些君主和他们家人的关系。他很清楚，米奈希尔家族的浓厚亲情是多么来之不易。想到如果自己是瓦里安，失去了自己的城市，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还有自己的父亲……

“可怜的瓦里安。”泪水迅速涌进了他的眼眶。

乌瑟尔笨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是啊，对于那个孩子来说，这绝对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阿尔萨斯突然打了个哆嗦，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阳光明亮的冬日午后有多么寒冷，只是他觉得，眼前湛蓝的天空、轻柔的卷云和连绵起伏的原野突然之间都阴暗了下来。